

東塾讀書記

冊二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ASTOR LENOX TILDEN FOUNDATION

東塾讀書記卷七

番禺陳澧撰

周禮

史記封禪書云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羣儒采封禪尙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漢書藝文志云河閒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馬融周禮傳云孝成皇帝時衆儒竝出共排以爲非是蓋西漢儒者始則信周禮後乃排之耳賈又云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澧謂此說非也武帝以爲瀆亂羣儒尙采之乎張橫渠語錄云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必有末世增入者此以末世瀆亂改爲末世增入四庫提要引之而伸其說云此如後世律令條格數十年一修修則有所附益

斯爲定論矣

汪容甫周官徵文凡六條逸周書職方解卽夏官
職方職文藝文志孝文時得魏文侯樂人竇公獻
其書乃周官大司樂章大戴禮朝事載秋官典瑞
大行人小行人司儀四職文禮記燕義夏官諸子
職文內則食齊視春時以下食醫職文春宜膏豚
膳膏薌以下庖人職文牛夜鳴則庖以下內饗職
文詩生民傳嘗之日莅卜來歲之芟以下肆師職
文禮又考得四條禮記雜記下贊大行曰云云鄭
注云贊大行者書說大行人之禮者名也孔疏云
周禮有大行人篇舊作記之前有人說書贊明大
行人之事謂之贊大行郊特牲縮酌用茅明酌也
云云孔疏云此一節記人摠釋周禮司尊彝沛二

齊及鬱鬯之事考工記賈疏云此記人所錄衆工
本擬亡篇六十而作大司馬中冬教大閱羣吏聽
誓於陳前鄭注云月令季秋天子教于田獵以習
五戎司徒摺扑北面以誓之此大閱禮實正歲之
中冬而說季秋之政於周爲中冬爲月令者失之
矣賈疏云呂不韋以爲此經中冬爲周之中冬當
夏之季秋是失之矣據此四條周禮若非周室典
制作禮祀者何必贊之釋之作考工記者何必擬
之且呂不韋作月令本於周禮而猶有失則周禮
必遠在呂不韋之前此皆足徵周禮是周室典制
但無以見其必爲周公所作耳逸周書職方解序
言穆王所作則在周公之後有明徵也汪容甫以
爲述古亦謂之作乃強辭耳

穆王作呂刑入尚書
職方何不可入周

禮乎

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云云此非周初之制最爲明徵尙書僞武成孔疏云周室旣衰諸侯相并自以國土寬大皆違禮文乃除去本經妄爲說耳此定論也孟子告慎子曰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若如周禮所言則魯侯國當方四百里爲方百里者十有六至孟子時僅得方百里者五慎子當答云在所益矣論語可以寄百里之命必以大國言之豈僅可寄男國之命乎子產言列國一同

襄公二十五年左傳杜注云方

野所謂列國豈專指男國乎管子云請與之立壤

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此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

此則如胸之使臂臂之使指也乙輕重管子言兼霸

之國尚不及四五百里則周初必無四五百里之

國周禮所言四五百里者正是兼霸之國造此文

耳墨子云南則荆吳之王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

天下之時其土地之方未至有數百里也中非攻此

尤與孟子之說同與周禮異也若以爲周禮兼附

庸言之亦非也論語言顓臾在魯邦域之中則邦

域包附庸在內然魯侯邦域若方四百里爲方百

里者十有六其國方百里者一而附庸之地乃十

五倍亦必不然也賈誼上都輸疏潛夫論班祿篇

元年二月封孔吉爲殷紹嘉侯三月進爵爲公及

周承休侯皆爲公地各百里亦用孟子之說也○

孟子所謂方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以田言之故

方百里者爲田萬井九百萬畝其中公田一百萬

畝計其所入今之大縣錢糧不過如此然非多取

於民也古者君授民田其君若今之業主其民
若今之佃戶業主取佃戶九之一薄之至也

孟子言文王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
人不孥僞孫疏云周禮司關國凶札則無關門之
征猶譏司市國凶荒則市無征而作布澤虞掌國
澤之政令爲之厲禁川衡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
而罰之司厲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槁此而
推之則關市非無征也澤梁非無禁也罪人非不
孥也而文王必皆無者蓋亦見文王權一時之宜
不得不然耳澧謂孟子明文王之治岐則周公
時容有不同其後更有不同不必疑矣不必謂文
王權一時之宜也

周公制禮至幽厲而廢至秦而燔滅幸而周禮出
於山巖屋壁卽不盡周公所作終是周代典制豈

可排棄之乎後儒考古者考一代之事必蒐討一代之書雖短書小說猶不遺也況周禮五官粲然具存者乎若以爲非周公所作則棄之然則讀漢會要者但取高帝時之事以後皆可棄乎鄭君尊信周禮乃通儒高識林孝存之排棄則拘儒之見也且鄭君亦不悉信也職方荊州其浸潁湛注云潁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豫州其浸波澆注云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澆營軍臨隨則澆宜屬荊州在此非也此鄭君明言經文之非豈有周公之書而可以爲非者哉誓族氏掌覆天鳥之巢以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注云天鳥見此五者而去其詳未聞鄭君蓋不信此事故云未聞耳此事甚迂怪不足信亦不必辯也鄭志云不信亦非悉信亦非詩生民此之謂也

鄭君知周禮乃周公致太平之迹

此賈氏序周禮廢興語

以

周禮之中實有周公之制也司馬溫公論財利疏云周禮冢宰以九職九式九貢之法治財用唐制以宰相領鹽鐵度支戶部國初亦以宰相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等使是則錢穀自古及今皆宰相之職必若府庫空竭閭閻愁困而曰我能論道經邦燮理陰陽非愚臣之所知也困學紀聞云嬪御奄寺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貨賄皆領於冢宰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皆領於宗伯此周公相成王格心輔德之法及其衰也昏桷靡共婦寺階亂膳夫內史趣馬師氏締交於嬖寵瑣瑣婣亞私人之子竊位於王朝至秦而大臣不得議近臣矣至漢而中朝得以絀外朝矣至唐而北司是

信南司無用矣由周公之典廢也閒有詰責幸臣如申屠嘉奏劾常侍如楊秉宮中府中爲一體如諸葛武侯可謂知宰相之職者唐太宗責房元齡以北門營繕何預君事豈善讀周禮者哉四卷日知錄云閹人寺人屬於冢宰則內廷無亂政之人九嬪世婦屬於冢宰則後宮無盛色之事太宰之於王不惟佐之治國亦誨之齊家者也自漢以來惟諸葛孔明爲知此義故其上表後主謂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而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攸之禕允三人於是後主欲采擇以充後宮而終執不聽宦人黃皓終允之世位不過黃門丞可以爲行周禮之效矣五卷觀溫公厚齋亭林所論非周公孰能定此制所謂致太平者此其犖犖大者也歷代職官表今

內務府官為周禮
天官之屬者居多

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馬融傳云孝成皇帝時達
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
時衆儒以為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尚幼據此則周
禮得列序著錄由於劉向其時劉歆尚幼也後儒
因劉歆而詬厲周禮者誤也漢書成帝本紀云河
平三年劉向校中祕
書藝文志云每一
書已卒後十三年
而王氏代漢
劉向傳云年七十二卒後哀帝復使歆卒父業歆於是
藝文志又云向卒後略禮案以年數計之向校書閱
總羣書而奏其七略禮案以年數計之向校書閱
二十年其錄而奏之者即別錄是也至歆乃彙為
七略耳馬融所云錄略者兼向之錄奏歆之七略
言之也

賈引馬融傳又云歆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
迹禮案劉歆此語鄭君
取之不以人廢言也弟子死喪河南綏氏杜子
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能通其讀頗識其說

鄭衆賈逵往受業焉禮案杜子春當生於西漢成
帝初年東漢經師之最先者矣周禮出於山巖屋
壁子春獨能通其讀首刳之功甚大其說見於鄭
注中者百餘條皆辨正文字音讀當時讀周禮之
難在此也如大卜玉北瓦北瓦北帝原北杜子春云玉北
帝顓頊之北瓦北帝堯之北原北有周
之北又連山歸藏杜子春云連山宓戲歸藏
皇帝此則非辨正文字音讀者然不多見也後鄭
於杜子春多從其說如小宰掌建邦之宮刑以治
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注云杜子春云宮皆當
爲官元謂宮刑在王宮中者之刑如此之類不從
其說者亦頗有之然不多也且有二鄭不從杜說
後鄭則從之者甸師祭祀共蕭茅注云鄭大夫云
蕭字或爲茜茜讀爲縮杜子春讀爲蕭蕭香蒿也
元謂詩所謂取蕭祭脂此不從鄭大夫而從杜也

掌舍設檜栝再重注云鄭司農云檜櫬檜也栝受居溜水涑橐者也杜子春讀爲檜栝檜栝謂行馬元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內外列此不從鄭司農而從杜也然有二鄭不從杜後鄭亦不從者如鄉師共茅菹注云杜子春云菹當爲蒞以茅爲蒞若葵蒞也鄭大夫讀菹爲藉謂祭前藉也元謂菹士虞禮所謂苴刈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此從鄭大夫不從杜也射人以矢行告注云鄭司農云射人主以矢行高下左右告於王也大射禮曰大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杜子春說以矢行告告白射于王王則執矢也杜子春說不與禮經合疑非是也此則鄭司農疑杜非是後鄭無說則與司農同矣司農受業於

子春而有疑其非是者古之儒者治經不爲墨守之學也後鄭稱二鄭爲同宗大儒而於二鄭與杜皆有從有不從絕無偏黨之見尤可見其立心之公正也

後鄭注引鄭大夫者甚少且多不從其說如小宰聽稱責以傳別注云傳別故書作傳辨鄭大夫讀爲符別甸師祭祀共蕭茅注云鄭大夫云蕭字或爲茜茜讀爲縮鄉師巡其前後之屯注云鄭大夫讀屯爲課殿後鄭皆不從之蓋以其爲鄭司農之父故引之耳所謂成家世之訓也至司農之說則多引之又多從之蓋猶注詩之宗毛爲主矣孔沖遠詩疏分疏毛鄭賈疏周禮則詳於後鄭而稍略於先鄭南海曾勉士先生爲周禮補疏專疏先鄭

惜其書未刊行也

鄭司農當東漢之初其所引舊說乃西漢人之說也如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又云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舊時說也肆師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灋者且授之杖鄭司農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此舊說也屨人赤纁黃纁鄭司農云禮家說纁亦謂以采絲礫其下此禮家亦西漢禮家也笙師鄭司農云簾七空賈疏云廣雅云簾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八孔一孔上出寸三分禮圖云簾九空司農云七孔蓋寫者誤當云八空也或司農別有所見灋案此明是別有所見豈可據廣雅而

疑其爲誤乎鬱人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賈疏云未知出何文此疏闕疑是也保氏五馭鄭司農云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賈疏云云逐水曲者無正文先鄭以意而言此先鄭必有所本而疏謂其以意而言非也保氏六書鄭司農云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賈疏云皆依許氏說文此更賈氏之誤鄭司農在許叔重之前也說文敘云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漢書藝文志云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皆與司農之說大同小異而司農之說最在先蓋其所自來者遠矣

周禮有隱略而尙可考見者後鄭則引證以明之